



这8年，我已有105次上火场的经历了。我把最旺盛的青春留在了大西南的森林里，它像一粒种子慢慢长大

告别大凉山



2014年4月15日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开元乡发生森林火灾，身穿红色灭火服的森林武警战士在浓烟中若隐若现。这些浓烟对人体的危害比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还要高数倍。作为一名森林战士，我们在保护森林、保护自然的同时，也是在拯救着我们的家园与未来。



上图：2014年2月6日，孔祥磊和杨春是同乡战友，每次灭火总是最先冲进火场、最后撤离火线。猛烈的火势常常将战士的皮肤灼伤。左下：因为常年被高温烤着，年轻的战士却有着一双双的“老手”。右下：杨尚葆将冰融化了抹在被热浪灼的脸上。



2013年2月27日，凉山州木里县依吉乡，连续鏖战6个昼夜的战友实在太累了，在海拔4300米、零下15摄氏度的雪地里都能熟睡。深夜，代理排长张凯在大伙儿前后架起了两堆火，而这一宿他再也没睡了。

摄影/写文程雪力

今年，是我当兵的第八年，将再一次面临走与留的抉择。

8年前，我加入了武警四川省森林总队凉山彝族自治州支队。离开云南老家的那天，在鲜花、鞭炮、掌声中，我和依依不舍的父母告别。对我来说，梦想如愿以偿的一刻是幸福的。小时候，我就常把父亲当年参军的那顶军帽扣在头上，长大当兵的念头就这样在心里悄悄地发芽。

当兵第一年，发生了汶川大地震，我第一次以战士的身份随部队开赴都江堰抗震救灾。路上，上等兵石蕊落了泪。“刚刚途经的村寨也受了灾，那里就是我家。我有两年没回家了，每次打电话父母都说挺好，我知道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。这次出发前也没来得及打电话。”我们都沉默了。

第二天我们终于抵达现场，满眼是倾塌的房屋、遇难者的遗体 and 人们惶然的泪水。我们迅速搜救被困群众、搭建临时帐篷、搬运救灾物资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和灾区的老百姓紧紧连在一起。记得一户人家房屋塌了，我们帮他们搭建了临时住所，送去生活物资。当我们离开时，这户人家的儿子激动地要求加入部队，女儿许诺将来要嫁给军人。我不知道最终他有没有去当兵，她是否嫁给了军人，但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的温情。

第一次参加灭火战斗，我就被吓得“不知所措”。那次的大火起自凉山州西昌市黄联关森林。凉山彝族自治州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，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，海拔在1500米以上，地形以山地为主。那天，部队沿火线向东侧推进3公里左右，风向突变，大火在7级乱风的作用下交叉立体燃烧，形成100多米高的树冠火。我们迅速撤至500米外，但还是能感受到热浪，另一座大山的森林不到一分钟就烧没了。中队长杨参和指导员张勇军在指挥紧急撤离时，坠入了深沟，幸亏沟底是水潭，我们的部分装备也被烧毁。大家连续奋战了几个昼夜，夜里轮换看守火场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挡风的休息地，天亮才发觉，靠着睡了一夜的地方竟是坟墓。这一年，我所在的部队扑灭了10多场大火。

一年后，我被中队选为班长，深知责任大，也更拼命了。一天，部队在24小时内遇到两起林火，直到凌晨火势才被扑灭。下山途中，头晕眼花的我掉到了3米的草滩，而身旁就是悬崖，现在想起来都挺悬的；还有一次我正集中精力扑打火头，突然听到战友呼喊：“快闪开！快！滚石下来啦！”我一转身，山上的石头“稀里哗啦”地砸了下来，一块大石头与我擦身而过，“咣当”砸断了身旁的松树，几块碎石砸到了我的大腿上。从此，我得了个“拼命三郎”的称号。我想，我们当兵的之所以不畏艰难困苦，是因为心里有一股坚信正义的力量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接触了照相机并喜欢上它，从肩扛“灭火器”到手握“照相机”，这样的转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但我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“兵记者”，继续和战友肩并肩站在火海里。

去年4月，西昌市开元乡发生森林火灾，战友王帅背着20多斤的装备攀爬悬崖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掉了下悬崖。那一瞬间，他抓住了一棵并不粗的树枝，其他战友迅速用攀登绳将他拉了上来，我用镜头定格了这一瞬间。在这一瞬间，我突然体会到，我们在保护森林、保护自然的同时，也是在拯救着我们的家园与未来。

回想这8年，我已有105次上火场的经历了，我把最旺盛的青春留在了大西南的森林里，像一粒种子慢慢长大。或许它将被年复一年的落叶掩埋，但是我能够听到，落叶下回响着我们曾经铿锵的声音；虽然常年在大山中行走，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，但是我在军营懂得了接纳自己，温暖别人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


2015年3月8日，傅雪（右）轻抚杨小辉的眉毛，直到火灭了的这一秒，杨小辉也没意识到自己的眉毛被火燎去了大半。



2013年2月20日，凉山州德昌县麻栗镇民主村，官兵扑灭火灾后，把身上的给养全部留给了当地彝族孩子，这已成为了我们每次完成任务后的习惯了。



2014年8月2日，我们参加当地举办的“浪漫七夕”相亲会。由于常年在一一线，几名大龄青年官兵迟迟未解决“个人问题”，虽然他们有些拘谨，但却很受女青年欢迎。



2014年11月24日，列车缓缓驶出站台，老兵敬上军旅生涯最后一个军礼，踏上了返乡的旅程。今年，我也再一次面临走与留的抉择。